

优裕人生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语堂著

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

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

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

优游人间

林语堂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游人间/林语堂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613-3817-9

I. 优... II. 林...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7010 号

图书代号: SK7N0798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朱 雨

版型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3817-9

定 价: 2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序 言 诗意人生

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来，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它有韵律和拍子，也有生长和腐蚀的内在循环。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时期，嗣后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较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上获得进步，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获得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才稍微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醇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抱一种较宽容、较玩世，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以后到了老年的时期，内分泌腺减少了它们的活动，假如我们对于老年能有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照这种观念调和我们的生活形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看来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闪灭，一个人便永远长眠不醒了。我们应当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韵律之美，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地欣赏人生的主旨，欣赏它急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循环的动作，在正常的人体上是大概相同的，不过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演奏。在某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日益宏大，结果竟把正式的曲调淹没了。由于那不调和的音键声音太响，使音乐不能继续演奏下去，于是那个人便开枪自戕，或跳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少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了掩蔽。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

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此听来甚觉刺耳。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以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地永远地向着大海流去。

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不美满。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办法再好没有。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念，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否认人生确是像一首诗那样生活过去的。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那节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与此相似的话，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很可怪的。我想这便是他所以伟大的地方。他把人生当作人生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相似，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赞颂。他只是活在世界上，观察人生而最终离开了。

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增添了悲哀却反使中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去领略人生的乐趣。这看来是很奇怪的。我们的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们有了一种永生的渺茫希望，那么我们对于这尘世生活乐趣便不能尽情地领略了。

我们都相信人总是要死的，相信生命像一支烛光，总有一日要熄灭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好的。它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悲哀；它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种诗意。此外还有一层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坚定意志，去想法过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随时使我们感悟到自己的缺点。它也使我們心中平安。因一个人的心中有了那种接受恶劣遭遇的准备，才能够获得真平安。这由心理学的观点看来，它是一种发泄身上储力



的程序。

中国的诗人与平民，即使是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时，下意识里也常有一种好景不常的感觉，例如在中国人欢聚完毕时，常常说：“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日子。”所以人生的宴会便是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古巴比伦国王，以强猛、骄傲、奢侈著称）的宴会。这种感觉使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们也有一种神灵的意识。他观看人生，好比是宋代的山水画家观看山景，是给一层神秘的薄雾包围着的，或者是空气中有着过多的水蒸气似的。

我们消除了永生观念，生活上的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问题就是这样的：人类的寿命有限，很少能活到七十岁以上，因此我们必须把生活调整，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尽量地过着快乐的生活。这种观念就是儒家的观念。它含着浓厚的尘世气息，人类的活动依着一种固执的常识而行，他的精神就是山泰雅拿所说把人生当做人生看的“动物信念”。这个根据动物的信念，我们可以把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关系，不必靠达尔文的帮助，也能做一个明慧的猜测，这个动物的信念使我们依恋人生——本能和情感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既然大家都是动物，所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包括着生活各方面的享受。

这样说起来，我们不是变成唯物主义者了吗？但是这个问题，中国人是几乎不知道怎样回答的。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哲理根本是建筑在物质上的，他们对于尘世的人生，分不出精神或是肉体。无疑地，他爱物质上的享受，但这种享受就是属于情感方面的。人类只有靠理智才能分得出精神和肉体的区别，但是上面已经说过，精神和肉体享受必须通过我们的感官。音乐无疑地是各种艺术中最属于心灵的，它能够把人们高举到精神的境界里去，可是音乐必须通过我们的听觉。所以对于食物的享受为什么比交响曲更不属于心灵的这一问题，中国人实在

有些不明白。我们只有在这种实际的意义上，才能意识到我们所爱的女人。我们要分别女人的灵魂和肉体是不可能的。我们爱一个女人，不单是爱她外表的曲线美，并且也爱她的举止，她的仪态、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那么，这些是属于肉体的呢？还是精神的呢？我想没有人能回答出来吧。

这种人生现实性和人生精神性的感觉，中国的人性主义是赞助的，或者说它是得到中国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赞助的。简单讲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智识。中国哲学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论撇开不谈，认为和生活问题不发生关系，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理智上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只把握人生，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地生活？”西洋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无聊的。西洋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基点，着重研究智识方法的获得，以认识论为基点，提出知识可能性的问题，但最后关于生活本身的智识却忘记了，那真是愚蠢琐碎的事，像一个人，只谈谈恋爱求求婚，而并不结婚生子；又像操练甚勤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正式打仗。法国的哲学家要算最无谓，他们追求真理，如追求爱人那样地热烈，但不想和她结婚。

中国人之爱悠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囿圉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有一点我们须先加以澄清，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们已说过它是空闲的产物），绝不是我们一般想像中的那些有产阶级者的享受。那种观念是错误的。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



尚的，他们中有的是性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当我想到那些穷教师们拿了称颂悠闲生活的诗文去教穷弟子时，我不禁要想他们一定在这些著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盛名多累，隐逸多适”，这种话在那些应试落第的人听来是很听得进的；还有什么“晚食可以当肉”这一类的俗语，在养不起家的人即有以解嘲。苏东坡的诗中不过写了一些“江上清风”及“山间明月”。陶渊明的诗中不过是说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鸡鸣桑树颠”。难道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和桑树颠的鸡鸣只有资产阶级者才能占有吗？这些古代的名人并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

这样说来，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以为根本是平民化的。

笼统说来，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具有锐敏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的样子，但情感却很丰富。他们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为心形役，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国的成功者更形匆忙了！）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这种高尚自负的心情极像那种西方的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流浪者骄傲自负到又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世界看得太认真。这种样子的心情是一种超脱俗世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产生出来的。哪个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得重大，把他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都把他认为是中国崇高的理想。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鄙视世欲功名的人。



目 录

第一篇 人生得意须尽欢

以放浪为理想的人 3

与尘世结不解缘 5

快乐问题 7

心灵的欢乐怎样 11

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 15

论幽默 19

论幽默感 30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35

安卧眠床 40

有不为 44

我所欲 46

会心的微笑 49

笑话得很 50

个人主义 52

孔子在雨中歌唱 57

米老鼠 60

第二篇 偷得浮生半日闲

素食者的自供 65

大暑养生 67

我怎样买牙刷 68

我的婚姻 72

夏令读物 76

家园之春 79

坐在椅中 83

酒令 86

食品和药物 92

美国三大恶习 99

室雅何须大 103

农历元旦 109

身体总检查 111

鸟语 114

买鸟 116

第三篇 矮纸斜行闲作草

假定我是土匪 123

做好一个人 126

任性与不可捉摸 129

守古与维新 133



看电影流泪	135
买东西	138
梦想	141
乡情	145
握手	146
知足	149
西装的不合人性	152
论利	157
论趣	159
说天足	161
狂论	164
谈话	168
烟屑	176

第四篇 闲敲棋子落灯花

时代与人	187
观念比炸弹更可怕	189
裁缝道德	194
恶性补习论	197
无字的批评	200
茶和交友	202
糍粑与糖元宝	208
吃糍粑有感	209
淡巴菇和香	211

林语堂

- 吃草与吃肉 217
思孔子 219
闲话说东坡 224
寄怀汉卿 226
一点浩然气 227
思满大人 228
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 232
悼狗肉将军 235
光电火石间 238

林
语
堂



人生得意須盡歡

第一篇



林語堂





以放浪为理想的人

在我这个有着东方精神也有着西方精神的人看来,人类的尊严是由以下几个事实所造成:也就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第一,他们对于追求智识,有着一种近乎戏弄的好奇心和天赋的才能;第二,他们有一种梦想和崇高的理想主义(常常是模糊的、混杂的,或自满的,但亦有价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能够利用幽默感去纠正他们的梦想,以一种比较健全的现实主义去抑制他们的理想主义;第四,他们不像动物一样,对环境始终如一地机械地反应着,而是有决定自己反应的能力,和随意改变环境的自由,这一点就是说人类的性格生来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从机械律的;人类的心思永远是捉摸不定,无法测度,而常常想着,怎样去逃避那些发狂的心理学家和未有夫妇同居经验的经济学家所要强置在他身上的机械律,或是什么唯物辩证法,所以人类是一种好奇的、梦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动物。

总之,我对人类尊严的信仰,实是在于我相信人类是世上最伟大的放浪者。人类的尊严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而绝对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兵士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正如兵士也许是人类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样,读着对于我以前的一部著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一般印象是我好似在赞颂“老滑”。现在我希望读者对这一部著作的一般印象是:我正在竭力称颂放浪汉或是流浪汉。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我能成功,因为世间的事物,有时看来不能像它们外表那么简单,在这个民主主义和个人自由受着威胁的今日。也许只有放浪者和放浪的精神会解放我们,使我们不至于都变成有纪律的、服从的、受统

驭的、一式一样的大队中的一个标明号数的兵士，因而无声无息地湮没。放浪者将成为独裁制度的最后的最厉害的敌人。他将成为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卫士，也将是最后一个被征服者。现代一切文化都靠他去维持。

造物主也许会晓得当他在地球上创造人类时，他是创造了一个放浪者，虽是一个聪明的，然而总还是放浪者。人类放浪的质素，终究是他的最有希望的质素。这个已造成的放浪者，无疑地是聪慧的。但他仍是一个很难于约束，很难于处置的青年，他自己以为比事实上的他更伟大，更有聪慧，依然喜欢胡闹，喜欢顽皮，喜欢一切自由，虽然如此但亦有许多美点，所以造物主也许还愿意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正如一个父亲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聪慧而又有点顽皮的二十岁儿子的身上一般。我常想他可也有一天情愿退隐，而把这个宇宙交给他的儿子去管理吗？……

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我认为文化须先由巧辩矫饰进步到天真纯朴，有意误地进步到简朴的思想和生活里去，才可被称为完全的文化；我以为人类必须从智识的智慧，进步到无智的智慧，必须变成一个欢乐的哲学家，也必须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乐，这样才可以称为有智慧的人类，因为我们必须先有哭，才有欢笑，有悲哀而后有醒觉，有醒觉而后有哲学的欢笑，另外再加上和善与宽容。

我以为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了，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如果民间有东西可以用尼采所谓愉快哲学（Gay Science）这个名称的话，那么中国人生活艺术的哲学确实可以称为名副其实了，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有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果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

在我看来这不是哲学家一个偶然发生的念头，而是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当人类渲染了这种轻快的精神时，世界上才会变成更怀着烦扰和纠纷。我们应该费一些工夫，把那些态度，根本地研究一



下,方能使人生有享受快乐的可能,并使人们的气质有变为比较合理、比较和平、比较不暴躁的可能。

我也许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中国民族的哲学,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个派别的哲学,这个哲学比孔子和老子的更伟大,因为它是超越这两个哲学家以及他的哲学的,它由这些思想的泉源里吸收资料,把它们融洽调和成一个整体,它从他们智慧的抽象轮廓,造出一种实际的生活艺术,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见,触得到,并且能够了解。拿全部的中国文学和哲学观察过后,我深深地觉得那种对人生能够尽量的享受,和聪慧的醒悟哲学,便是他们的共同福音和教训——就是中国民族思想上最恒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叠句唱词。

与尘世结不解缘

人类如要生活,依然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生活在天上啊等问题,必须抛弃。人类的心神哟!别张开翅膀,飞到天神那边去,而忘掉这个尘世呀!我们不都是注定着要遭遇死亡命运的凡人吗?上天赐给了我们七十年的寿命,如果我们的姿态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这七十年,确是很短促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地稍为平静一点,这七十年也足够长了。一个人在七十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类的愚蠢,要获得人类的智慧,七十年已是够长的时间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长寿,在七十年的兴衰中,也尽够去视看习俗、道德和政治的变迁。他在那人生舞台闭幕时,也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地由座位立起来,说一声“这是一出好戏”而走开吧。

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即使